

台湾儿童短篇小说选

黄 裔 编

台湾儿童短篇小说选

黄 裔 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7印张 2插页 111千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书号 R10099·1493 定价 0.49 元

目 录

茶和酥糖·····	钟肇政(1)
鱼·····	黄春明(10)
儿子的大玩偶·····	黄春明(24)
华西街上·····	钟延豪(53)
十四岁·····	菩 提(74)
小人儿·····	袁琼琼(87)
拾玉镯·····	季 季(117)
秋声赋·····	魏子云(145)
梨园子弟·····	孟 瑶(160)
墙 边·····	孟 瑶(171)
幼小者·····	宣建人(187)
孪生兄弟·····	宣建人(194)
望着海上的人·····	王默人(205)
编 后·····	(218)

茶 和 酥 糖

钟 肇 政

“阿爸，喝茶。”阿田说。

“阿爸，喝茶吧。”阿牛也跟着说。

两只塑胶杯，斟满了茶被放在那块写着“林公石寿之墓”几个字的砖头前面。

太阳刚在对面山上的树顶露出了脸。种在那只新筑的土馒头上的几块草，显出枯黄憔悴的模样，不过仔细瞧瞧，倒也可看见几丝嫩绿色的小东西在怯怯地窥伺着蓝天。也有几颗带着黄色亮光的露珠，在草叶上偷偷地眨着眼睛呢。

阿田和阿牛在墓前草地上默默地坐着，仿佛他们都懂得在这场合是应该肃穆的，悲哀的。其实，阿牛的脑子里却不停地在转着，除了象只小牛犊般地跑跳冲撞着玩耍的时候以外，谁也没法禁止他的许许多多没头没脑的疑问在脑子里翻腾起落。这时他默然不响，主要虽然也由于自从父亲病重以至逝世后所养成的习

惯，不过部分却是因为他晓得哥哥实在也并不比他懂得多少。

“唉……”阿牛跟年纪很不相称地吐出了一口长气。

“咦？”哥哥侧过脸来诧异地望望他说：“唉什么？”

“没有啊。”

“你在想什么？”

“没有。你呢？”

“我也没有……”

阿田晓得弟弟一定是在胡思乱想，只是猜不着到底想的是什么。阿牛当然也知道自己在想着许多事，可是在这一刹那间，那些思想已经象树上的一群白头公听到一颗被弹弓打上来的石子打在树叶丛中发出声音一般，一下飞得没影没踪了。

倒是这时候又有另外的一个想头翩然从天而降。每天每天，我们都是这个样子在上学途中到爸爸的坟前各斟一杯茶供一会儿，然后把它倒掉。茶从来也没有少过一滴，斟了一满杯，倒掉时也是一满杯。爸爸并没有喝。妈妈要我和阿田到这儿来倒茶给阿爸喝，这样不是没有完成了妈妈的吩咐吗？阿牛想到这儿有了主意了。

“阿田。今天，我要把这杯茶留在这儿。”

“啊……为什么？”

“唔……要给阿爸喝。”

“……”阿田愣愣地望着弟弟，不晓得怎么说才好。

“也许……”阿牛又想了会说：“我们在这儿的时候阿爸不肯来喝的。”

“……”

事情到这儿已超过了这两个孩童的智力范围，因此提议的人不能明白地说出自己的念头，另外的一个更觉糊里糊涂，拿不定主意。

“你说怎么样？”阿牛又问。

“我……我不晓得。”

“阿爸肯喝吗？”

“唔……”

阿田给难住了。弟弟的意思，他好象有些明白，不过提议的离奇难解，使得他觉得虽然明白，却仍显得浑浑沌沌。忽然一个闪电在阿田脑子里划过。

“我想那不行的。”

“为什么？”

“公民训练时要检查茶杯，没有带去晨间检查就不及格了。老师会骂人啊。”

“……”这回是阿牛默下来了。

“说不定还要扣操行呢。”阿田又补充了一句。

“我不怕！”阿牛忽然坚决地说。

“可是……”

“你怕吗，阿田？”

“我吗？”

阿田很想说我也不怕的，在弟弟跟前他一向逞强，怎能示弱呢？可是他说不出来，因为现在另一个问题攫住了他。他说：

“我只是不晓得爸爸会不会喝。”

那个浑浑沌沌的感觉又把他重重地包围住了。它带着一种本能的恐怖、热切的好奇、莫名的悲郁，外加上母亲的泪水的记忆，和爸爸的苍白面孔以及无力的话语：“……要学乖……，听妈妈的话……爱弟弟妹妹……”

“你怕的，你怕老师，怕扣操行。”阿牛的话打断了阿田的思绪。

“我不怕！”

“那就把茶杯留下来。”

“好吧。”

太阳已离开山顶上的树梢。阿田和阿牛起身，背上书包走向学校，那只小茶壶仍由阿田提着。两个并

肩低着头走。他们的眼前有两个瘦长的影子缓缓地向前移行。

放学后阿田和阿牛又一次来到墓前。

他们的期待落空了，两杯茶都没有被喝掉。他们还记得早晨离去时，把两只茶杯斟得满满的，它们看来一滴也没少。

“阿田，阿爸没喝。”

“嗯……他喝了的。”

两个只交谈了这些，没有再互看，也没再说什么。一种深切的失望在敲击着他们那两颗小心灵。阿田放下书包，掀开盖子，从里头掏出了一个小纸包。他打开那旧报纸，放在那块砖头前。那是一小块花生酥糖。

“阿爸，吃酥糖。”阿田说。

一路上，阿田就告诉弟弟，他买了一块酥糖要给爸爸吃。那五毛钱是很久以前妈妈给的，他一直舍不得花，留到现在。

“阿爸以前很喜欢吃酥糖，你记得吧。”阿田又说。

“嗯。”阿牛轻轻地嗯了一声，点点头。

酥糖的记忆在兄弟俩胸中唤起了不少记忆。爸爸上街时，如果买糖回来，那一定是酥糖。街上演戏时

带他们去看，也多半买的是酥糖。唉，如今再没有人买酥糖给他们了，连爸爸也再也看不见了。

阿牛提起小茶壶上前，把原来的茶倒掉，重新斟了两大杯，双手合十拜了拜说：

“阿爸，喝茶。”

兄弟俩在墓前草地上坐下来。阿田忽然发现弟弟的眼眶红红的，眼尾湿润着。咦，是哭了？在阿田的记忆里，阿牛除了跟自己打架时一定哭以外，从来也没哭过的。奇怪呀！阿田怎么也想不出弟弟怎么会哭。我以后一定不再跟阿牛打架啦，什么都要让他，要爱他，保护他。

“阿牛，这酥糖等会儿阿爸吃过了，给你吃吧。”

“给我？”阿牛瞪圆了眼。

“嗯。你也很喜欢，不是吗？”

“我不，那是要给阿爸吃的嘛。明天我要带一根香烟来给阿爸吃。”

“香烟？怎么有呢？”

“我会去跟阿福伯要。”

“呀，那真好。”

“那样阿爸一定不生我的气了。”

“阿爸怎么会生气呢？”

“因为我没买酥糖。”

“啊……真是傻瓜，阿爸不会的。”

阿牛的眼里有了一丝期待与兴奋的亮光。他仿佛看到父亲了，他在使牛，他在挥锄头，每当他休息时，饭后，他总是衔着他那只自己做的，用桂竹根削成的烟嘴，一缕缕青烟从香烟、嘴角往上轻轻地升，他微微斜着面孔。是的，阿爸最喜欢的是香烟哪，阿牛在想。

“阿爸会喜欢的，你说是吗？”阿牛说。

“当然。”

“我还要找到阿爸那只竹头烟嘴。你看到过在哪儿吗？”

“没有。大概在抽屉里头吧。”

“真愿意阿爸回来。”阿牛的眼益发亮起来。

“嗯。可是那不能够了。”

“阿爸为什么会死呢？”

“他生病嘛。”

“为什么……”

阿牛几乎又要一连串地问起来了，诸如死了为什么要埋，为什么不回来，为什么不来喝他们给他倒的茶，还有很多的疑问，可是他晓得问了也没用，因为哥哥也回答不出。他觉得这人间充满着不可思议的事物，教他怎么也没法搞得一清二楚。远近的蝉声暂时

占据了空间。

“阿田，”阿牛忽然又说：“希望暑假快些来到。”

“暑假？做什么？”

“那时我们就可以来跟阿爸做伴了。他一定很寂寞的，不是吗？”阿牛说着看了一眼土馒头。

“嗯……”

蝉声又一次占有了空间。

“阿牛，回去吧，不早了。”

“好吧。”

阿田上前，先把两杯茶倒掉，收起茶杯，然后把那块酥糖连着包纸拣起来。谁也没再提议把那些供品都留下来。为什么呢？难道为了吃那块他们所喜欢的酥糖吗？还是为了害怕再尝到一次失望的滋味？或者他们已相信了一般大人的见解，以为“敬”过了他们的父亲就算是吃了，正和葬礼那天一样，宰的猪杀的鸡鸭，最后仍由大家来吃？也许没有人能回答这疑问，不过有一层倒似乎是很确切的，那就是此刻的阿牛一点儿也不想吃那块酥糖。

“阿牛，你吃吧。”

“我不嘛。”

“阿爸会高兴的。”

“是吗？”阿牛不大情愿似地接过来，想了一会儿，突地把它折成两片，把其中一片伸向阿田。“那么我们一个人吃一半吧。”

阿田默默地接过了它。阿田也好像一点儿也不想吃，这可由他那拿它却并不举向嘴的模样儿看出来。

两人走到马路了。他们发现到跟前又是那两个熟悉的影子在前导，和早上的一样地瘦一样地长。

俩人的头都低垂着。

他们几乎同时地开始吃了。

钟肇政 台湾省桃园县龙潭乡人，一九二五年生，一九四八年考入台湾大学中文系，后辍学自修，苦读中文。一九五一年开始写作。出版过多种文学专集。《茶和酥糖》选自《钟肇政自选集》。

鱼

黄 春 明

“阿公，你叫我回来时带一条鱼，我带回来了，是一条鲰仔鱼哪！”阿苍蹬着一部破旧的脚踏车，一出小镇，禁不住满怀的欢喜，竟自言自语地叫起来。

二十八吋的大车子，本来就不象阿苍这样的小孩子骑的。开始时，他曾想把右腿跨过三角架来骑。但是，我总觉得他不应该再这样骑车子。他想他已经不小了。

阿苍骑在大车上，屁股不得不左右滑上滑下。包在野芋叶的熟鲰仔，挂在车上的把轴，跟着车身摇晃得相当厉害。阿苍知道，这条鲰仔鱼带回山上，祖父和弟弟妹妹将是多么高兴。同时他们知道他学会了骑车子，也一定惊奇。再说，骑车子回到碑头的山脚，来回又可以省下十二块的巴士钱〔注〕。这就是阿苍苦苦的求木匠，把搁在库间不用的破车，借他回家的原因。

沿路，什么都不在阿苍的脑里，连破车子各部分

注：巴士钱，就是电车票钱。

所发出来的交响也一样。他只是一味地想尽快把鱼带给祖父。他想一见到祖父，他将鱼提得高高地说：“怎么样？我的记忆不坏吧。我带一条鱼回来了！”

“阿苍，下次回家来的时候，最好能带一条鱼回来。住在山上想吃海鱼真不便。带大一点的鱼更好。”

“下次回来，那不知道要在什么时候？”

“我是说你回来时。”

“那要看师傅啊！”

“是啊！所以我说回来时，带一条鱼回来。”

“回来？回来也不一定有钱。”

“我是说有钱的时候。”

“那也要看师傅啊！”

“他什么时候才会给你钱？”

“是你带我去的。不是说要做法三年四个月的徒弟不拿钱吗？”

“没错，我们是去学人家的功夫。你还要多久才能学会自己钉一张桌子？”

“钉桌子还不简单。早就会了！”

“那你不应该再是学徒啊！”

“三年四个月还没到哪！”

“呃呃！你去多久了？”

“还有一年半的时间。”阿苍叹了一口气：“嗯——，好象一辈子都不会完似的。”

老人家马上警告他说：

“嘘！年纪小小的不应该叹气！”

“为什么？”

“不应该就不应该。”停了一下：“这样子命会歹的，千万记住。”

“阿公。”阿苍稍微抬头望着老人。

“哼？”

“心里很难过的时候，叹叹气倒是很舒服哪。”

老人呵呵地笑起来。

“你在笑什么？”

“样子倒没看你长大，讲话的口气却长大了不少。”

“那是真的！叹气以后就觉很舒服很舒服。”

“不要走那边边。这个拐弯地方，前天山脚下的店仔人，上山来讨钱，不小心才滑了下去……”

“有没有怎么样？”阿苍探头往那底下看。

“怎么会没怎么样，竹子刚砍不久，每一根竹头都象鸭嘴，滑下去全身扎了二十几个伤，腿还折断了一只哪！好了！不要多看啦。这个拐弯的地方，一向就不是好东西。”

“谁欠他们钱？”

“山顶的人哪一家不欠山脚下的人的钱！”

他们默默地绕过那个凹弯处。

“你到那里？”

“没有啊。我送你到山脚。”

“不用啦。我自己会小心。下次回来，我一定带一条鱼。”

“那最好。不过没有也就算了。有时候遇到坏天气，讨海人不出海，你有钱也没鱼吃。”

“希望不遇到坏天气。”

走过一处隘口，老人让小孩先走。他在背后望着阿苍说：

“苦不苦？”

“有什么办法？师傅家什么事都要我做。连孩子的尿布也要我洗……。”小孩的咽喉被梗住了。

“那么你师母做什么？”

小孩摇摇头没说话。

“呸！有这样的女人！”老人安慰着小孩说：“没有关系。你不是一直忍耐过来了吗？”

“开始时你就叫我忍耐的。”

“那就对了。你必须做个好榜样。你的后面还有弟弟和妹妹。”

阿苍不在意什么地眼望着山坡。他看到羊群在相思林里吃草。

“我们的羊怎么样？”

“喔！我们的羊真好。”

“多养几只嘛！”

“我也这样想。”

“快让它们生小羊。”

“我也这样打算。”

“养那么久了。老是三只。”

“三只都是公的嘛。”

“公的真没用！”

“要全是母的也是没有用。”

“我想我们多养几只羊，以后换一套木匠的工具。”阿苍随手在路边抽了一根菅蕒^{〔注〕}。

“小心你的手。菅蕒是会割伤手的。”老人忙着转过话来：“你要木匠的工具了？”

“哼！”小孩子说：“我不但会钉桌子。橱子、门扇、眠床、木箱我都钉过。”

老人愉快地说：

“好！我多养几只羊让你换一套工具。”

“什么时候？”

注：菅蕒，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